

剑师传奇

壹

黄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黄易精品】





大剑师传奇

黄易◎著 壹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剑师传奇.1 / 黄易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14-9

I. 大...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3595号

大剑师传奇 壹

黄易 著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马 清

周 碧

特约编辑: 余 红

周宇宏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1/16 680×980
印张	23.5
字数	420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05814-9
定价	28.00元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怎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 易

2009.2.18



目录

第一章	逃出帝国	001
第二章	魔女之秘	014
第三章	巫师施咒	025
第四章	大开杀戒	037
第五章	情迷郡主	052
第六章	智盗宝典	066
第七章	惊悉阴谋	078
第八章	惨遭杀害	094
第九章	城下血战	106
第十章	爱恨交缠	121
第十一章	光阴苦短	129
第二十三章	初临贵境	205
第二十四章	旗开得胜	211
第二十五章	温柔的夜	223
第二十六章	万马奔驰	233
第二十七章	智破敌堡	237
第二十八章	威慑大地	245
第二十九章	盛宴飘香	250
第三十章	贵女多情	257
第三十一章	绝世之画	269
第三十二章	魔爪再现	273

第十二章 闪灵战士 133

第十三章 芙蓉帐暖 140

第十四章 永结为盟 147

第十五章 有美偕行 150

第十六章 深夜来客 156

第十七章 挑战夜狼 165

第十八章 力挽狂澜 169

第十九章 峰名连云 177

第二十章 大漠之行 183

第二十一章 黄沙浴血 190

第二十二章 净土之冬 199

第三十三章 挥军北上 284

第三十四章 亡月峡谷 291

第三十五章 野牛施威 300

第三十六章 战火无情 305

第三十七章 满营春色 309

第三十八章 南北之争 316

第三十九章 天庙之行 326

第四十章 天城晚宴 335

第四十一章 天原回春 349

第四十二章 两箭功成 359

第四十三章 新的一页 366

第一章 逃出帝国

我拼命奔跑，直至奔进参天盖地的树林里，再也支持不住，先是双膝跪倒，跟着往前仆去，脸孔枕着冰冷湿润的泥土。

不过暂时是安全的。

听不到追兵的声音，这使我心理上好受一点儿，虽然被他们追上只是迟早的事，但逃走总有一线生机，坐以待毙并非我兰特的性格。急促的呼吸使肺中的空气似被抽空，一阵阵晕眩袭击着我的神经，我以无比的毅力和意志支撑着。

我不想被人像捉只猪那样子手到擒来，拿回去见大元首——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暴君。

轻微的脚步声随着吹来的风送进耳里，还有恶犬的吠声，心中一震，自然伸手到背后握着背着那长剑的剑柄，若是单对单，他们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包括被誉为我父兰陵之下最好剑手的“黑寡妇”连丽君在内，虽然我和她从未交过手，但我有那样的自信，一个好剑手的自信。

一咬牙，爬了起来，往着高及人膝的草林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地奔去，四周的草木愈来愈密，不得不拔出与我血肉相连的宝剑，为劈出一条通路而奋力。

很快我那疲倦至不能动的肌肉陷入完全麻木的境地，支持的只是我的意志，若非自幼受到剑手的严格锻炼，我早已躺了下来。当我从一堆密集的茅

草堆里钻出来时，忽地一脚踏空，原来是个斜坡的边缘，疲惫欲死的我哪还能留得住脚，人球般从坡顶直向下滚去，也不知压断了多少植物横枝。“扑通”一声，最后掉进冰凉的水流里。水流急泻，我身不由己地被带着往下流冲去，眨眼间已被冲走了百多码。

追兵的声音迅速减弱，远远地被抛离。我暗叫侥幸，流水或者可以使恶犬的嗅觉找不到我。

幸运神眷顾下，河水把我带离树林，直到离树林数里外的一个峡谷，水流开始放缓，我才爬上岸旁，再也支持不住，就那样昏死过去。

醒来时已是深夜，天空上繁星点点，人与人的斗争在她面前是那样的无聊和愚蠢，可是我身在局中，却不得不奋战下去。

我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却不会天真到以为已逃离了险境。那份地图，是大元首牺牲任何事物也要夺回去的东西。虽然我还不知道地图中那处有什么东西，但却知道那地方有能令整个帝国覆亡的力量。

会是什么东西？我爬起身来，虽是筋疲力尽，但已远胜昏迷前的状态，在微弱的星光下，峡谷外是个大草原。我在边缘的疏林区走着。

饥饿在煎熬着我的意志，明天早上首要的任务，是要猎取一头可充饥的动物，未来逃亡的日子还长，一天不能找到地图所说的“废墟”，一天还是在危险里。

“嗖——”

一道劲风从左方袭至。

我略一闪移避过。

“笃——”劲风插进我左侧的树身上，原来是一支长箭，箭尾还在晃动。

我手一动，剑来到左手里，心中惊栗，假如大元首的追兵神通广大到这地步，我还有何话可说，不过他们只能得到我兰特不屈战死的身體，舍此外再无其他可能性。

“呀”一声尖叫从左方十多码外传来。

我沉喝一声，箭矢般在疏林间移向声源，我父亲兰陵长居帝国剑士榜首达二十年之久，岂是侥幸而为。

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虎父无犬子。

眼前黑影一闪，我手中剑刺出。

在微弱的星光下，那人身形一闪，退到大树的暗影里，似乎不欲与我硬拼。

我猛地推前，长剑改刺为劈，若非我体力不及平常的十分之一，刚才那

一剑对方就避不了。

光影一闪，那人的剑巧妙地向上挑，想给我必杀的一剑。

我闷哼一声，在两剑接触时，运力一绞，眼看对方长剑脱手，忽地一股剧痛从臂肌传来，我惨叫一声，反而是自己长剑堕地，这才知道全身肌肉酸麻，刚才一时不慎，强运劲力，使疲不能兴的肌肉百上加斤，终于痉挛起来。

我右手扶着剧痛得伸不直的左手，急步退后。

那人并不追击，反而叫道：“你没事吧？”声音娇美清脆，原来是个女子。

我愕然望向从暗影走出来的女子，在星光下隐约见到健美的女性身形。

我再后退两步，道：“你是谁？为何射我一箭？”

她呆了一呆道：“噢！你不是‘龙首山’的人，对不起！我以为你是野兽，所以才射了你一箭，这个时间从没有人到这里来。”

我舒了一口气，只要不是帝国派来追捕我的战士，便一切好办。何况她语气温和，使我被袭的恨意大为消退。

东方的天际这时露出一线曙光，日出的时间终于来临，借着这些微光，我一边搓揉已没有那么痛楚的左臂，一面打量着她。

大约在十七八岁的年纪，俏丽的瓜子脸配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体态婀娜，焕发着动人的青春气息。挺秀的鼻子，分外显出她柔顺可人的性格，我不由心中暗赞。我打量她时，她也在打量我。

“噢！你受了伤。”我这才感到身上的旧伤口迸裂开来，鲜血流下。

鲜血从我厚麻制的紧身布衣渗出来，从帝宫逃出时我曾受到大元首的卫队“黑盔战士”的围攻，我虽负伤冲出重围，亦逃不过浑身剑伤的厄运。

一阵晕眩袭上来，在我摇摇欲坠，介乎昏迷和清醒的边缘时，一只手插进我腋下，我无力地向前仆去，她娇柔的身体支持着我。迷糊中我听到她说：“让我扶你回家去。”

当我再醒来时，发觉身在一间堆满木柴的小屋里，背卧着是柔软的干草，我想转转身，剧痛从多个伤口传来，使我不由不发出一下低吟。

房门轻响，她闪身进来，一身浅白的粗布衣，俏脸上闪耀着动人的光彩，两颊红扑扑的，健康和青春的热力使人透不过气来。

她喜滋滋地道：“你醒来了，我第三次来看你了。”

我道：“我睡了有多久？”心中却在盘算着，帝国的领土虽号称无所不在，但威权却集中在“大平原”上的“日出城”。

只要我能够离开大平原，被追上的危险便大幅度地减少，所以能走的话，我一定要争取时间抢在追兵的前头。

她天真地数着手指道：“你睡了足有两天一夜。”

我难以置信地道：“什么？”

完了，假设我真的睡了那么久，前途上一定布满搜捕我的敌人，我休想找到地图里的废墟。她在我身旁坐下，很有兴趣地看着我，却不言语，似乎对我有很大的好奇心。肚子忽地不争气地“咕咕咕”叫了几声，我尴尬地望着她。她微微一笑，从身后取出一个篮子，打开盖着的布，一阵肉香飘了过来。

我大喜过望，狼吞虎咽起来。

她托着俏脸看我吃东西，蛮有兴趣的样子。

我问道：“叫什么名字？”

她答道：“我叫西琪。”

我道：“西琪，这是一个好名字，那晚你在那里干什么？”

她耸耸肩道：“练剑嘛！每天日出之前我一定到那里练剑，前两年，爷爷还陪我一起练，不过现在他身体不大好，不能陪我了。”

说到这里，眼圈一红，有很大感触！我嚼完口内的鹿肉，问道：“你爷爷，他在哪里？”

西琪道：“到山上采药去了，你的伤口还需涂一些草药，否则很难迅速复原。”

跟着她又轻声道：“他说你相貌非凡，体格健硕，带着的宝剑是‘帝国’第一流剑匠铸造的精品，必然大有来头，所以才要我将你藏在这柴房里。”

我心中一凛，西琪的爷爷眼力高明，竟能凭剑的外形，推断出是帝国制品，当是非凡人物，是吉是凶，谁能预料？这时我才感到身体的伤口均已包扎得妥妥当当。

西琪鼓着气道：“人家告诉了你自己的名字，你还未说你的。”

看着她入世未深的纯真模样，我冲口而出道：“我叫兰特，是兰陵的儿子。”说出了身份，才感到少许后悔，我是个不应该透露身份的逃犯。

屋外远处传来马嘶声，西琪跳了起来道：“我要去喂马了。”说着出门去了。

与此同时，一束阳光从屋顶的小天窗投下来，使柴房弥漫着安逸与和平。眼前当急之务，先要养好身体，然后照着地图的指示，找到那叫废墟的奇怪地方。

门开，西琪神色仓皇地冲了进来，拨开我身旁地上的柴草，露出一个铁环。我不解地看着她。

西琪手执钢环，向上一拉，一个圆盖被揭了起来，因为盖子与地板同一

颜色和质料，不细看，哪能分辨过来？

西琪将我的长剑抛了进去，叫道：“快躲进去。”

我虽不知原因，却绝对信任她。如果她要对付我，大可趁我昏迷的时候，而且她的清纯，使我对她大生好感，是故毫不迟疑缩进洞里。

里面是只可容纳个把人的小空间，跟着，西琪将一堆干草放在圆盖上，娇躯一晃，也躲进洞里来，玉手轻轻将盖子移好，刹那间变成黑暗的世界。

窄小的空间里，她紧紧地挤在我的怀里，丰满和充满弹力的臀部，毫无保留地坐在我大腿上，我的嘴脸贴着她的秀发，处女的芬芳随着呼吸涌进我心灵的至深处。

隐约间我又可见物，原来小洞顶开了密密麻麻一排排细小的透气孔，所以并不觉得太憋闷。

我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待要说话，刚巧她也想说话，头向后仰，我的嘴唇自自然然碰上她嫩滑的耳珠，接着印在她的俏脸上。

她“嗯”的一声，原本僵硬的身体变得柔若棉絮，融入我的怀里，我不由自主地兴起最原始的男性反应，她似有所感觉地全身滚热起来。

我刚要说话，一阵急剧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转眼间已驰至。

我猛地噤声，并从欲海里惊醒过来，难道帝国追捕我的战士已来到这儿？

柴房外传来一阵叱喝的声音，听来大约是在十五六人之间，若以我平常的状态，这实力还不放在我眼里，不过现在全身创伤，虎落平阳，恐怕他们一半人已可以把我击倒。

“砰——”柴房门被踢了开来。

一个粗豪的声音喝道：“有没有人？”

另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道：“这间柴房一眼看清，那还用问，如果人家蓄意躲起来，你这样问人家会答你吗？”

身前紧贴着我的西琪浑身轻颤，显然对这阴阳怪气的人有点儿恐惧，这样一来我反而心中大定，因为若是她认识的人，自然是这附近的人，而不是帝国派来追杀我的战士。

另一个尖亢的声音响起道：“上校，住屋处没有人，阿邦他们到了农田那边搜索，如果那妞儿在，肯定逃不了。”

粗豪声音道：“不要这么托大，那妞儿得祈老头真传，颇有两下子。”

阴阳怪气的声音道：“管他三下子四下子，一个小妞有什么了不起，我上校连祈老头也不怕。”

粗豪声音道：“你不怕祈老头就不会等到老头上了山才来找人家的漂亮

孙女，其实我真不明白，那西琪样貌虽佳，但正正经经的，怎及得上城中那些骚娘儿。”

尖亢的声音淫笑道：“上校一向喜欢做开荒牛，你管得着吗？”

跟着是嘿嘿淫笑。

而在地穴中的我却是另一番滋味。

我的脸贴着西琪嫩滑的脸蛋，嗅着她吐气如兰的气息，紧抱着她火辣的胴体，而当外面那些人说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时，西琪的心急促地跳动，身体也不由轻微蠕动，使我分外感到刺激。

远处传来一声尖锐的哨响。

上校道：“快走！祈老头回来了，我才不信那小姐能飞出我的指缝。”接着是一阵混乱的声音，上校等人迅速走远。

西琪紧挨着我，全身软柔无力。我的心也在扑扑地跳，当我正感茫然时，忽地想起一事，叫道：“爷爷回来了。”

西琪一震，下意识地清醒过来，伸手推开盖子，爬了出去。

我感到一阵空虚，执起长剑，跟着爬上地面。

房中空无一人，想是西琪女儿家娇羞脸嫩，适才无意间和我如斯亲热，现在光天化日，她哪能不避开去。我活动一下筋骨，感到体力恢复了大半。

“啪——”门打开来，一个相貌堂堂，身形高大，两眼霍霍有神的老者，大踏步走进来，眼光凌厉地在我身上扫射。西琪跟在他背后，低着头，不敢看我，但我却看到她连耳根都红了。

老者脸容虽在六十岁上下，但却不见一条皱纹。

我弓身道：“多谢救命之恩。”

老者道：“不用谢我，若非西琪救你，我才不管这闲事，尤其你是帝国的人。”

我的目光自然地移到西琪处，她刚好抬起头来，向我打个眼色，我清楚感觉到她要我礼让一下，这真是对会说话的眼睛。

我强忍心中的窝囊气道：“我的体力已经恢复大半，可以继续赶路了，再不会麻烦阁下了。”

西琪失望地叫道：“你……”

老者伸手阻止她继续说下去，沉声道：“你走路还可以，但十天内休想与人动手。”我的傲气往上涌，淡淡道：“这是我的事，不用阁下费心了。”

老者仰天一晒道：“好！有骨气，不愧是兰陵的儿子。”我愕然望向他，这人究竟是谁，凭什么认出我是兰陵的儿子，难道西琪告诉了他？但可能性并不大。

我仔细打量他，只觉气度沉凝，自具剑手的风范，沉声道：“阁下高姓大名？”

他森厉的眼神在我身上打了一个转，道：“祈北！”

我猛然后退一步，头皮发麻，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遇到这传说中的人物，帝国的另一著名叛徒。

祈北冷哼一声，捋起衣袖，只见一道疤痕由臂上划下，直至手腕，他冷冷道：“这一剑就是拜尔父兰陵所赐。”

西琪惊呼一声，脸色煞白，对爷爷和我父的恩怨大感彷徨，当然这也表示她对我大有好感。我又想起她灼热的胴体，她爷孙施于我的恩惠，一股热血涌上来，我将左手伸出，叫道：“父债子偿，我父怎样对你，你也怎样对我吧。”

祈北仰天一笑，电光一闪，已拔出手中长剑，在西琪的尖叫声里，我感到一道凉意由臂膀急延至手腕处，心中叹道：“这手完了，以后还怎能拿剑？”

剑回鞘内。

衣袖向两边滑下。我愕然低头察看，衣袖裂开，肌肤却丝毫无损，这一剑恰好划破衣袖，用力妙至毫厘，不愧是当年与我父齐名的不世剑手。

西琪惊魂甫定，眼中射出欣慰的神色。祈北道：“虎父无犬子！当年兰陵对大元首忠心耿耿，为何他的儿子却成了帝国追杀的对象？”

我愕然道：“你如何知道？”

祈北道：“我刚才上山采药，见到大队帝国的黑盔战士漫山遍野仔细搜查，而你又满身伤痕，加上时间上的巧合，不是找你还找谁？”我全身一震，道：“他们终于找来了，我立即便走。”祈北冷笑道：“走？走出去送死吗？以你眼下的体能，能走得十里远已是奇迹了。”

西琪抱着祈北的手臂道：“爷爷！你救救他吧。”

我心中一气，道：“生死何惧，我自应有应付之法，大不了拼死一战！”

西琪哀求的大眼睛望向我，责怪着我没意义的逞强，使我的心不由软化，说不下去。祈北眼中第一次闪出笑意，不过声调依然冰冷，道：“昨夜西琪扶你回来后，我赶去将你所有留在路上的痕迹毁掉，又布下了疑阵，将追兵引往‘魔女国’边界，就算追兵高明得发觉你并没有走往那个方向，回头再来，最少也是十多天后的事了。”

我心中感激，得他这个逃亡高手施展手脚，我的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但刚才话已说僵，倔强的性格使我不能一下子适应，尴尬地望向西琪。她深深地望我一眼，垂下头来，隐含欣喜，大概是因为又可以和我相处一段时间了。

我望向祈北。

他恢复冷冰冰的脸孔，道：“躺下吧。西琪来帮忙，我要给他换药。”

当天晚上我睡得很差，药敷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痛，一睡着便做噩梦，梦见在刑室里满身伤痕的父亲，他临死前对我说的话，要我找到地图中的废墟，找到那莫名的力量，将残暴的大元首毁掉，让人民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到了接近天亮时分，我才熟睡过去。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西琪笑嘻嘻地端着食物坐在我身旁等待着。

我不好意思地爬起来，再次表演了我狼吞虎咽的吃法。

我问道：“爷爷呢？”

西琪耸耸肩道：“他一早便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去了。”

我想起昨天来的上校那班人，问：“他不怕留下你一个在这里吗？上校是什么人？为何不怕你爷爷？”

西琪侧着头，手不自觉地抚摸着长长垂了下来的一绺秀发，努着嘴说道：“他们是‘虎跳族’的恶棍，当初爷爷从帝国逃到这里来，他们还想欺负爷爷，让爷爷单枪匹马闯进他们的庙堂里，誓言如果再度受到骚扰，便毁去神庙内所有的神像，他们的族长才立誓不再骚扰爷爷。”接着她吐吐鲜红可爱的舌头，道：“那时我只有岁半，据爷爷说，当年若非将我绑在背上，影响了行动，你父亲也伤不了他。”

我愕然无语，心中涌起一股羞耻，父亲怎能向一个背负着小孩儿的人出手？不过，现在已证明了叛出帝国的祈北是对的，而父亲是错的，父亲不时地长嗟短叹，是否因辜负了祈北这好友而有所内疚？

西琪娇哼一声道：“近一年来，帝国为了对付魔女国，大力扩展，势力开始伸延向这深山穷谷之地，虎跳族便被收买为走狗，胆子也大起来，尤其是年轻一辈，更视当年神庙被闯一事为奇耻大辱，所以不时挑衅，他们哪是爷爷对手，所以矛头又指向我，爷爷已打算迁往他乡……”

我插口道：“这世界还有乐土吗？”

西琪道：“爷爷曾看过《智慧典》，里面说我们的世界是在一个大圆球上，有很多广阔的陆地，被大海包围着，我们所处的大陆只是其中一块。”

我怔呆了一阵，道：“圆球？那怎能站得稳？”

西琪道：“我和爷爷也想不通，不过《智慧典》记载的事从来都没有错。”

我沉吟不语，就是因为《智慧典》最后一页的地图，父亲和祈北两人才反目，而最后父亲也落得家毁人亡的悲惨下场！

西琪忽然兴奋起来，道：“你身体怎样了？有一个好地方，就在屋后的山边，我带你去看看。”

我随西琪走出柴房外，毗邻是一间小石屋，看来是她的居处，群山环峙，树木苍翠，是个隐蔽的小山谷。

一道溪水在屋旁流过，几匹马悠闲地在溪水旁的青草地上吃着草。柴房旁有个大石磨，旁边放满谷物，这附近应该还有禾田，只不过被谷内的密林所阻，一时看不见。

田园生活，对我这个住惯了像日出城那样的大城市的人，蛮有新鲜感。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默察自己的状态，估量再过十天八天，便能恢复如常。我自幼受到父亲最严格的武技训练，曾赤身裸体卧在冰雪上，在沙漠中不喝一滴水，这种种超乎常人的刻苦磨炼，使我有钢铁的意志和惊人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否则也不能逃出帝国的天罗地网。这里离日出城最少有二百多里，虽说仍是大元首势力笼罩的地方，不过他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弱，相对的我被捕的机会也减低了。

但假如大元首派出他最可怕的大将“巫师”来寻找我的话，我便非常危险了。

巫师和黑寡妇齐名，也是她的情夫，两人各有绝技，不过我却宁愿对着后者。黑寡妇虽是貌美如花、毒如蛇蝎，却没有精通邪术的巫师那样难以对抗。

“喂！你干吗还不来？”

我望着西琪，只见她满脸娇嗔，责怪我呆在那里。

我歉然一笑，赶了上去。

她在屋后树林的蜿蜒小路上轻快地行走着，可能她一向也没有伴儿，现在忽然多了我这个只比她大上数年的年轻朋友，分外兴奋，而且她看来对我大有情意。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留心起她婀娜动人的体态。她金黄得发亮的柔发，一大半扎在头顶，一小半散垂下来，在微风的吹拂下，散发着令人心醉的潇洒和无拘无束。

温柔的火在我心中燃烧着。

穿过松树林，眼前豁然开朗。

一片寸草不生阔近一里的平地，在与周围的树木完全不协调的情形下出现，好像有人故意砍伐出这片大空地。不过尽管是人为的，也不能令土地寸草不生呀？

我细察泥土，色泛黑黄，与一般的土壤大有区别。

当我俯身伸手想抓一把泥土看时，西琪娇呼道：“噢！不要，这泥土是有毒的。”

我愕然道：“有毒？”

西琪正容道：“是有毒的，假如不是有毒，怎么会什么东西种下去都会死？”

我怔呆了一会儿，道：“这是什么道理？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怪地方？”

西琪道：“在附近这样的毒地多着呢，所以很多人不想住到龙首山来，说这里是魔鬼下了毒咒的地方。爷爷说，他游历各地时，不但见过这种毒地，还见到天雷打出来的大深洞，很可怕的。”

我沉思半晌，道：“你带我来就是看这怪地方？”

西琪伸手出来道：“当然不是，跟我来。”

我自然地伸手过去，她一把拉着我，绕过毒地，走上一道山坡。

她的手纤巧柔软，握着一手温馨，加上鸟语花香，更令我心神陶醉。在日出城我一直刻苦练剑，城内美女无数，我却未有机缘一亲芳泽，况且我是公主的未婚夫婿，其他女子更不敢对我示爱。想起公主，我心中流过一丝苦涩。

西琪一路没有说话，不过我看到她连耳根都红了，适才她在一时忘形下拉着我的手，我这时才发觉自己不堪这种男女接触的刺激。我心中一荡，握紧玉手，要她放不了。

“你看！”西琪叫起来。

我顺着她的指示望往山下，呆了起来，脱口道：“那是什么？”西琪耸耸肩道：“天才晓得，连爷爷也不明白。”

在山脚处有一个圆形大坑，直径达半里有多，就像一块大石掷下轰出来的坑洞，不过，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地方。

在坑底有两条弯弯斜斜的黝黑长方条，相隔八尺许，平行地横过陷坑的底部。当我们来到坑旁时，看得更清楚了。

首尾两端都没进泥土里，给人一种无始无终的感觉。

我打了一个寒噤道：“是生了锈的钢铁。”

在帝国的光荣历史上，自十九年前由我父兰陵和西琪的爷爷祈北从魔女国魔女秘殿盗走了《智慧典》后，铸铁术、数学、天文学等才发展起来，像眼下这长达半里的大铁条，尽管不计它们穿入地底的长度，已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惊人之作。这是谁造的？

这两条长铁应该经历了久远的年代。

西琪问：“你在想什么？”

我吸了一口气，整理震撼后的情绪，道：“父亲曾看过《智慧典》，他说序文中提及《智慧典》的知识源自一个久远和消失了的文明，只不知这两条古怪锈铁，是否属于那文明的遗物？”西琪点头道：“或许是这样。”

我还要说话，突有所觉，转过头去。

山坡上马嘶声起，七八骑呼啸着扬鞭冲下斜坡，迎着我们冲来。

西琪俏脸一寒道：“又是这班坏蛋。”

口哨声、吆叫声发自骑者口中，避无可避下，我们两人给团团围住。其中一名壮汉，以绝不配合他粗壮外形的阴阳怪气笑道：“我的小西琪，哥哥来了也不叫一声吗？”

另一名高瘦的青年阴恻恻道：“上校！我看你梦中的小情人，已别投他人怀抱了。”

其中一名健硕的大汉接口道：“看他们脸红耳热，恐怕他们刚刚就地解决，大快活了一场呢。”

西琪粉脸通红，怒喝道：“你们胡说什么？”

他们总共有七人，年纪在二十至三十之间，身上配着弓箭、斧头、飞索等一类武器，身上的衣服都是各类兽皮缝合而成的，是帝国边缘的典型猎户装束。众人只有上校身上佩了一把长剑。

剑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要铸造一把长剑并非易事，上校身上有剑，已显出是这群年轻猎民的头头。

高瘦青年阴声笑道：“小骚货，你敢说这小子连手也未摸过你一下吗？”

西琪待要反唇相讥，忽地语塞，可能想起适才和我手牵着手，甚至在地穴中的亲密举动，俏脸一红，避过高瘦青年目光，转向我道：“走！不要理这班混蛋。”

这一下不啻默认了被我摸过她。

众青年嘘声大起。

上校脸寒如水，眼露凶光，盯着我的眼像要喷出火来。

我望向西琪，刚好她的目光也向我扫来，四目交投，她眼光垂向地下，少女含羞的丰姿，尽管在这种凶险环伺下，仍使我心神一醉。我不知这就是恋爱？公主的美丽是震撼性的，但却是高不可攀的，她同意我做她将来的丈夫，可能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以此为她父亲大元首收买座下的首席大将兰陵，我的父亲已经下狱身死，我叛变外逃，这一切已是昨日黄花，公主心中应已没有我。西琪美丽而平易可亲，就像田里的小野花。

“喂！”一声暴喝将我惊醒。

我刚想看是谁在喝骂，一点寒星，劈脸而至。